

XUE XING HAO MEN

时事出版社

血腥豪门

32074

I712.45

7425:1

血腥豪门

上

[美] 格雷厄姆·马斯特顿 著

丁源洪 袁寿城 吴建 译

施燕华 校

时事出版社

1987年

内 容 简 介

这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马斯特顿继《瘟疫》之后的又一部国际畅销小说。它以1900—1976年的美国社会为背景，描述了一个亿万富翁血腥的发家历程。

荷兰人约翰·科尼利厄斯只身来到美国求财，借助着一位美丽少妇所要的计谋而起家。他随即便因谋夺一笔财产而使一位可怜的雏妓堕楼丧命，又使那位助他发家的少妇遭人强暴而自杀。这以后的几十年中，科尼利厄斯家族对上勾结官僚政客、对下雇佣黑社会势力，与其他财阀砍杀争斗，疯狂攫取财富。他们摸透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自由和法制的虚弱与弊端，重金收买律师和法官为其混淆黑白、掩盖罪行，买通官员为其提供经济情报，唆使黑帮和三K党徒杀人放火。为取得军火订货和支持他所豢养的政客竞选总统，他们巨额行贿，敲诈蒙骗，不惜使用女色、男色，制造色情丑闻，甚至进行血腥谋杀。这一切肮脏行径的毒素必然渗透了他的家族。在科尼利厄斯晚年和死后，家族内部腐化淫乱，互相残杀倾轧，丑闻百出，变得四分五裂。

小说社会背景极为广阔，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情节曲折紧张，扣人心弦，雅俗共赏，堪称名著。

作者创作思想基本上是冷静客观的，内容大都有生活原型。读后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获得较为清醒全面的认识。

译者的话

《血腥豪门》（原名《财富》RICH）写的是主人公约翰·科尼利厄斯从一个身无分文的荷兰移民成为美国的一个豪门巨富的曲折历程。小说情节跨越七十多年，从本世纪初直至1976年。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美国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寡头垄断，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本书通过科尼利厄斯这个亿万富翁的发迹经过，向读者展示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巨大变化，揭示了美国统治集团的一些内幕，揭示了美国垄断寡头同政府、黑社会头目之间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关系。整个科尼利厄斯石油公司就象美国其他所谓受人尊敬的大企业一样，都是建立在谋杀和敲诈的基础之上的。这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积累时说过的的那样：这种从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的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参看《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第830页）。

当然，作者由于世界观的原因，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朽面的揭露不能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本书对于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还是有益的。

本书作者格雷厄姆·马斯特顿（Craham Masterton）生于1946年。曾当过报社记者、杂志编辑，六十年代以后专门从事写作。他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自然神》，已拍摄成电影。另一部题为《瘟疫》的小说问世三个月就销售了50万部之多。

本书译者水平有限，难免出现错误，欢迎批评指教。

主要人物表

科尼利厄斯家族：

- 约翰·科尼利厄斯（约翰） 荷兰移民，后成为美国亿万富翁
- 赫斯特 约翰·科尼利厄斯之妻
- 罗德里克（罗迪） 约翰之长子
- 西莉亚 罗德里克之妻
- 小约翰 约翰之次子
- 艾琳 小约翰之妻
- 霍普 约翰之女
- 马丁·兰西尔（马丁） 霍普之前夫
- 爱德华·塞克（爱德华） 霍普之夫
- 维克托 罗德里克之子
- 阿莉 小约翰之女
- 克拉拉 小约翰之女，阿莉的孪生妹妹
- 弗雷迪·塞马 霍普之子
- 苔丝·塞克 霍普之女

其他人员：

- 贝娅特丽丝·马利纳（贝娅） 约翰·科尼利厄斯的情妇
- 利迪莫尔·马利纳 贝娅特丽丝之夫
- 卡琳娜 约翰收养的一名少年妓女
- 杰克·菲尔德（杰克） 科尼利厄斯石油公司的律师
- 艾利 杰克之妻
- 兰道夫·菲尔德（兰迪） 杰克·菲尔德之子

丹尼尔·福斯特 贝娅特丽丝·马利纳之外甥
戴维·布克班德 原科尼利厄斯石油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后为科尼利厄斯石油公司总经理
玛拉·马林斯基 小约翰之情妇
克莱德·马林斯基 小约翰与玛拉·马林斯基的儿子，阿莉的同父异母弟弟
亚里亚德妮·斯库罗斯 维克托之情妇
帕西·费·科尔顿 科尔顿石油公司总裁
犯罪集团成员：
里卡多·里休尼（里约） 犯罪集团头目
菲利普·穆齐卡（菲尔）
孔提尼
杰基·莫瑞罗（杰基）
弗兰克·吉兹
亚尼·斯泰弗斯

1900年

一次精采的游园会 为病弱儿童募集350元^①

本报社会新闻版记者报道

布劳顿市弗兰克·埃德蒙兹先生上星期六在家里举行了一次丰富多采的游园会，有250位社会名流和来宾参加。这次游园会为布劳顿市及附近的病弱儿童募集了350.23元。

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新近来到布劳顿市社交界的约翰·科尼利厄斯先生，他是纽约人，最近来到此地接洽企业投资之事。

《布劳顿市哨兵》

1900年8月14日

① 指美元。本书中美元均译为“元”。

8月里的某一天，天气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你只要到大马路走上几步，哪怕只到斯卡利杂货店买一包豆子或一块碱，或者到加尔维斯顿街拐角的小鱼摊买一条鱼，你就会觉得衣服粘在身上，非常不舒服，皮鞋也太紧；你会立即想去霍华德冷饮店背阴的桌子旁喝一杯冰激凌、汽水或冰镇柠檬水。

其实并没有霍华德这么个人，从来也没有过。这家冷饮店是由一位身材矮小、体态轻盈的寡妇——格雷太太经营的。她腰里系着一条浆熨得很平整的白围裙，在大理石高柜台后面跑来跑去，用模压玻璃碟子盛上水果冰激凌和牛奶刨冰端给顾客。不管顾客是不是需要，她还事事为他们出主意。在格雷太太看来，免费传播处世之道是冷饮店职责的一部分。

那天下午珍妮特踏上了冷饮店擦洗得很干净的地板，那时店里已经挤满了人，阳光透过凉篷照射进来，室内热烘烘的，加上噼噼喳喳的交谈声，使人感到睡意绵绵。格雷太太正在给一盘七层草莓冰激凌加奶油，一边还跟一个身穿破旧的蓝上衣和带补丁的裤子、满脸汗珠的高个子聊着天。

最后格雷太太把一个樱桃插在冰激凌上面，说道：“小伙子，依我看，你还是上北方去，在工厂里找个工作。那里经常招工，听说工资也比别处高。这里干什么事都慢腾腾的，改不了。”

大个子好象没有在听她讲话。他正在冰凉的大理石柜台上用粗壮的手指画着看不出来的图案。

格雷太太说：“这年头，你想自己干点事，就得精明点才行。过去，有把锄头和铁锹，再有把子力气，就行了。可如今，你要是不精明，一辈子都得受穷，家里人也得跟着受苦。”

从敞开着的大门吹进来的暖风把冷饮店松木墙上挂着的日历吹得摇曳不定。日历上印着：1900年8月13日。

格雷太太用她那粗哑苍老的嗓音招呼说：“珍妮特，我知道你

又用你女东家的钱来享受了。”

格雷太太常用这句话跟珍妮特开玩笑，可是柜台旁那个满头大汗的大个子显然不知道这是玩笑，他往后站了站，瞧着珍妮特，好象她是一只不听话的小狗似的。

格雷太太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解释道：“今天很热，这里又正好是在商店和住宅区中间，女佣人喜欢到这里来是不奇怪的。”

珍妮特微微一笑。“格雷太太，真热死了。给我来一客黑葡萄干冰激凌，加点果子露，一个樱桃。说真的，我还以为到不了这儿就要化成一滩泥了呢。”

“象你这样的年轻姑娘不该这么怕热。”格雷太太正在冷冻的黑葡萄干冰激凌桶内挖着，一股芬芳的葡萄汁发酵酸味冒了出来。她又说道：“反倒是多穿件内衣裤为好，我常这么说。”

在她唠叨的时候，那个身材魁梧的外地人转过身来，两眼盯着珍妮特。她发觉他在看她，脸上微微发红，眼皮垂了下来，避开了他的目光。他是个普普通通、毫无特殊之处的工人。马利纳太太曾很严厉地叮嘱过珍妮特，叫她别同那些粗鲁的“低贱人”谈话。珍妮特觉得这话有点刺耳，好象把她看作是个随心所欲、不加检点的女人。

珍妮特十八岁，是博蒙特大街马利纳夫妇家的女佣人。博蒙特大街两旁都是一幢幢的小洋房，墙漆得雪白，上面爬着遮荫的青藤，房子外面是一片棕榈和刺槐。在布劳顿市的铁道区，人们把这条街称作“跑马场”，因为每幢住宅都有漆成白色的篱笆和修剪整齐的草坪，衣着讲究的妙龄女郎象小马一样在草地上跳来蹦去。马利纳太太虽然是个已婚的妇女，但在当地仍颇有名气。她每年要去休斯敦两三趟，每趟都要买几百元的时装。珍妮特听人说，上个季节马利纳太太为了一件衣服就花了差不多二十元钱。好在马利纳先生并不在乎他妻子的挥霍。他比她整整大十岁，留着络腮胡子，可能他认为为这么个漂亮的妻子花去一大笔收入是

值得的。他在商业区第五街与人合开了一家颇有名望也颇有成就的律师事务所，是一位公认的阔佬。

珍妮特喜欢替马利纳夫妇家干活，她的满意心情溢于言表，她身材矮小，穿上半高跟的靴子才五英尺四英寸高。她有一张漂亮的圆脸，到马利纳家作客的人总忍不住想亲昵地拧她一下，特别是第三杯白兰地入肚以后。她戴着意大利式宽边草帽，一束褐色头发从草帽下面飘散出来。她双颊有些雀斑，两片粉红色嘴唇十分灵巧，一双蓝灰色的大眼睛总是露出惊讶的神情。她身穿奶黄色棉布裙和粉色德国布衬衣，丰满的前胸显出身体的曲线。使得粉刷工人在她蹦蹦跳跳地走过时总要冲她吹口哨，退休的士绅也要抬起花镜，投以赞美的眼光。

然而，霍华德冷饮店里的这个大个子不只是欣赏她的曲线美，他那双淡然无神的金鱼眼睛竟然明目张胆地盯着她，使她不禁怀疑起自己的衬衣没扣好或者鼻尖上有个难看的黑点。这个人长着一副荷兰人常有的红面孔，两只扇风耳象腌肉皮那么厚，嘴唇宛似橡皮。他头发发黄，头顶微秃。尽管他外貌粗俗，但身上有一种刚强有力的男子气概。看上去他是那种能助人摆脱困境的人，倘若你的车陷入泥坑，他会用粗壮的肩膀帮你抬出来。

格雷太太在黑葡萄干冰激凌上面加了果子露和樱桃，把一只长把匙放进盘子，递给了珍妮特。大个子一言未发。脸还发红的珍妮特打开小钱包，在大理石柜台上丢下五分钱。格雷太太把钱扔进钱柜，找回她两分钱。

“珍妮特小姐，你得快点吃，否则回去要挨骂了。谢天谢地，幸好你不是我家的女佣人，不然我要拿扫帚追着打你了。”

珍妮特朝她不自自然地笑了笑，拿起冰激凌盘子走到一张桌子旁。她选择一张只有一个空座位的桌子，因为她不愿意让那个大个子工人坐在旁边找她麻烦。她低着头使劲地快吃。顷刻之间，好象霍华德冷饮店里一点乐趣也没有了，她不敢抬头看，唯恐那

个人还在盯着她。

在她这张桌子旁坐着两个店员。她认出他们是第八街上奥克拉姆杂货铺的。起初他们在谈论到哈尼斯小河钓鱼的事，过了不一会儿他们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当面议论起她来了，仿佛她不在场似的。她通常能容忍这种逗趣，甚至还卖个俏，可是今天她真不乐意，差点要发火了。

他们俩之中一个身着紧身棕色西服、红头发的男青年说道：“你得承认，虽然她在厨房工作，但穿着时髦。”

另外一个人满头乌黑的卷发，头垢很多，应声说：“时髦？我敢说，她是男人们喜欢的那种美人。”

她丢下冰激凌没吃完，实际上她认为成年人都这样，只有小孩和狗才舔盘子。她把木椅往后一推，拿起提包，走了出去。由于怕那个红脸工人看她，她甚至没有转身向格雷太太说声再见，心想格雷太太可能正忙着往盘里盛冰激凌，不会注意到她。她一到外面街上，迎面就是一股热气和耀眼的阳光，就象打开了一个大火炉的门似的。

她独自思量着，幸好我是替一户体面人家工作。男人们的举动简直象野狗，只会追逐猎物。怎么他们全这么粗野呢？只要“闻”到哪里有个漂亮姑娘，他们一下子就变成了粗野可怕的野兽，他们把女人看作是一块生肉。

她在第十街拐角穿过大马路，走到木制楼房阴凉处。她的鞋跟敲打着木板路，长裙子沙沙作响。一个送信的男青年蹬着自行车从她身边骑过去，向她吹了口哨，她仰起头不理睬。她决定，从现在起再也不跟男人来往。他们爱怎么盯她、奉承她，随他们的便，这她管不了。可是她决不给他们丝毫的鼓励。

她一边走一边瞧着商店橱窗上自己的身影，看到橱窗上照出了一个头戴高顶草帽、身穿整齐的粉红色衬衣的漂亮小姑娘。她挺直了背，隆起前胸使自己显得更高些。今年时兴的是胸脯高耸，

她对自己的胸脯颇为自豪。

她在第九街拐角等一辆马车嘎拉嘎拉地飞速驶过，然后走上烤得冒热气的马路。她刚走了几步，就觉得一只强有力的手拉住她的右臂。她惊愕扭过头，叫了一声：“啊！”

原来是那个红脸大汉。这个野鬼竟然肆无忌惮地在大街上盯她的梢！珍妮特拉了一下衣袖，尖声嚷道：“把手拿开，你这个坏蛋！”

那个人却笑了起来，他伸出手说：“来，让我们先过马路。我可不愿让你们那些骑自行车的土包子把我撞倒。”

珍妮特抬起头，撩起裙子，目不环顾地大步穿过马路。当她走到对面的木板路，正要继续大步往前走时，那人又抓住她胳膊，把她身子转了过来。

“别碰我！”她“啪”的一下打掉了他的手。“你要是再缠着我，我要喊救命了！”

那人挡住她的去路，用相当冷静的口吻解释道：“听我讲，我不是想找你麻烦，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就这么回事。我在霍华德店里看见你时，就一直在回想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珍妮特把头扭了过去，尽量装出生气的样子，而实际上她挺想知道这个神秘的陌生人以前在什么地方竟然注意过她。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地说：“请你放开我。”

那人让开了路，说道：“小姐，我并不想阻拦你。”

珍妮特看了看他，皱起眉来。他只是站在那里，厚厚的嘴唇上带着一丝微笑，两眼略露嘲弄的神情。

她不自然地说：“那么，谢谢你。”

“不必客气。”他回答说。

她掸掸裙子，整了整提包。这个人真气人！他先是举止粗鲁、放肆，可是现在看来似乎又不象是个粗贱之辈，举止太矜持了。

她努力用一种高傲的语调说：“我猜想你是不会告诉我的了。”
那人咧嘴一笑。“我不想缠你，”他卖起关子来了。

“那就是说你不愿告诉我，是吗？”

“除非你愿意听。”

她无可奈何，只好说：“好吧，我不记得过去见过你。”

那人轻轻地挽住她的胳膊。“让我们边走边讲吧。我知道你还有差使。”

珍妮特觉得同这个工人装束的红脸大汉在大马路上一起走很丢脸，但是她还是装出镇静自若的样子。她见过马利纳太太同蹒跚的老头子一起入席就餐，既然马利纳太太可以落落大方地陪伴其貌不扬的男人，为什么她就不行呢？

红脸汉问道：“你是在贝娅特丽丝·马利纳家干活的吧？星期六下午，我在弗兰克·埃德蒙兹家的游园会上看到过你。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珍妮特莫名其妙地一下子涨红了脸，或许是由于这个陌生人称呼马利纳太太为“贝娅特丽丝。”

她回答说：“是的。我是马利纳夫妇的女佣人。我记不起在游园会上见过你。”

红脸汉笑了。“当然，我想你也不会认出来的。因为我不象现在这个样子。我不会穿着工作服去参加游园会的。”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你的意思是，……你是去作客的？”

他停下脚步，微微点了点头。“老实说，我是擅自闯进去的。我觉得那里的食品还可以，但谈话相当没味儿。不过，我想如果我要同本地社交界来往就得忍着点儿。那个满脸胡子的老头儿真是马利纳太太的丈夫吗？”

珍妮特差点没笑出来。“马利纳先生确实比马利纳太太大好多岁。他在第五街有一家法律事务所。你知道，他挺和气的。”

“噢，那当然，”那个陌生人若有所思地说。“我没有说他不

和气。”

珍妮特看了他一会儿。她一生从未遇到过这么古怪的人。她知道她得走了，不然洗衣服就晚了，可是她又有些不想走开，至少要打听一下这个人的身份，弄明白他举止古怪的原因。为什么一个闯入游园会的人竟又装束成普通工人模样在大马路附近闲逛呢？他长得很难看，奇怪的是他又很迷人。她感到他有一种独特的力量，不单单是体力，而是某种内在的力量，抱有一种决不动摇或非要实现明确目标。红脸汉用手抚摸着他那稀疏的黄发，朝珍妮特友好地作了个鬼脸。

他说：“珍妮特，不知道你是否能帮我个忙？”

“那要看什么事了。”

“是呀。……我已经在这城里转了四五天了，到处看了看，我发现在这里开工厂很不错，我要干的正是这个事。”

珍妮特皱起眉来。“谁也没有阻止你呀。”

这时，从食品店走出来一个小伙子手里提着一袋土豆，红脸汉闪开身让他走过去。他说：“我知道。但是，开办工厂不只是一个让不让你干的问题，还要人们的帮助。我需要结识这个城市的企业界和社交界，因为我需要迅速而又有把握地干起来。这就是我要请你帮忙的地方。”

“什么事呢？”珍妮特问道，“我干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个女佣人。”

红脸汉笑了。“你可以搞点小广播，这是你能办到的。你可以对你的女主人讲，一个重要人物才从纽约来，想在这里开办工厂，这个人名叫约翰·科尼利厄斯。你只要说这些就够了。过些时候，城里所有的人就会想知道我是谁，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我。”

“就这些？”珍妮特问道。“只说科尼利厄斯先生到这儿来了，目的是开个工厂？”

红脸汉点点头。“你只要说这些就行了。”

两人的谈话奇怪地中断了。珍妮特一度猜想科尼利厄斯先生是否会给她点赏钱，可是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微笑，没有任何掏口袋的动作。她明白了，原来他是想让她白给他帮忙。

她慢悠悠地说：“科尼利厄斯先生，不要以为我不讲情面，人们对自己的朋友才白帮忙。”

他微笑着问道：“你不是我的朋友吗？”

“我刚认识你才五分钟！科尼利厄斯先生，友谊象个遮荫树，一根嫩枝是遮不住荫的。”

他思忖了一会儿，说道：“好吧。让我们交个朋友，如果你这星期有假日的话，我带你去草地游艺会。”

她惊愕得睁大了那双灰色的眼睛。“科尼利厄斯先生，……你得给我时间考虑考虑。嗯……我有别的爱慕者。”

他拉起她的手吻了一下，她感到仿佛被弃罐头上的红色橡皮圈吻了一样。她不安地向热闹的大街环视了一下，生怕有人看见。

他接着说：“珍妮特，所有见过你的男人都爱慕你。你打定主意后在霍华德店给我留个话。现在我们俩都有活要干。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以后还能再见。”

他微微一笑，随即大踏步地走开，身影在第八街拐角处消失了。珍妮特在原地站了足足一分钟，凝视着他的背影，然后才犹豫不决地走向斯卡利杂货店。

“你好象有什么心事？”斯卡利从阴暗的、充满肥皂味的商店的另一端问道。

珍妮特摇摇头。她平静地说：“斯卡利先生，我说不准。我在想我刚才碰到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他要么是个怪人，要么是个坏蛋，或者兼而有之。我希望永远不需要搞清楚。”

午餐时分，约翰·科尼利厄斯又热又饿，他走进了座落在墙皮斑斑剥落的穷商业区的第二街上的帕森午餐馆，坐在一张没铺

台布的木桌旁，吃着八分钱一盘的咸牛肉和饭团。

帕森午餐馆是工人吃饭的地方，同城里中产阶级光顾的饭店不一样，人们在那里吃午饭时象一群苍蝇一样嗡嗡地谈论着，而帕森午餐馆里则是毫无声息的、筋疲力竭的人们弓着背狼吞虎咽地吃着。约翰同他们坐在一起，用粗糙的匙子挖着硬梆梆的饭团，用手撕着黑面包。

他现在懂得了一个生活现实：到一个新地方闯路子既不浪漫也不令人兴奋，相反是人间最孤独的最痛苦的和最令人沮丧的经历。今天，1900年8月13日，是约翰·科尼利厄斯27岁生日，但在这里并没有亲人庆贺生日的欢乐，所以他竭力把它当作一个普普通通、毫无特殊意义的日子。年龄增长比不上为生存而奋斗重要。反正他的命运早已由上帝决定，无法改变。他现在唯一的使命就是开办企业赚钱。“自助者天助之。”

约翰来到美国已有两年多了。现在，他几乎一点也不想家了，只是偶而突然想起一些点点滴滴的掺杂了很多个人想象的琐事。约翰从小就酷爱工程学，任何机械的、复杂的和与数学有关的东西他都喜欢。他父亲是荷兰阿麦斯福特地方的一个牛奶场的工人，他含辛茹苦为的是供儿子上学，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工程师。约翰毕业那年，他父亲赶着奶牛穿过雷雨交加的田野时，莫名其妙地得了中风。约翰只得牺牲伟大的工程事业，留在家里干活，照顾衰弱的父亲、母亲和六个弟弟妹妹。

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怎么想。没有人知道那些年里他在奶牛场里汗流浹背地劳动时，沮丧和痛苦是如何可怕地吞噬着他的心，他懊悔失去了机会，他的心情犹如发现一只包装精致的礼品盒里面除了一副编织粗糙的卡其布手套外空无一物。1897年的一天，他从母亲那里拿了午饭吃的奶酪和黑面包，走上泥泞的小巷，没象往常那样向左拐，而是向右走去，从此再也没有回家。他现在还常梦见他那纯朴、憔悴的母亲和神思恍惚、肢体瘫痪的父亲。

不过，白天里，他想的是阳光明媚、色彩绚丽的荷兰——红砖铺地面的人行道，黑白花的奶牛群，蓝澄澄的天空、柳絮般的白云，这一切驱散了夜晚令人内疚的梦幻。

他搭乘一辆装运奶酪的马车到了圣·格雷文哈奇，从那里步行到斯赫维宁根，然后用他最后的几个荷兰盾买票坐船到了英国。他只懂得两个英文单字，“是的”和“公差”，“公差”是个工程用语。他在伦敦郊区巴勒哈姆找到了工作，当机修工，晚间回到一间散发着漏出的煤气和脏床单气味的潮湿屋子里睡觉。他记忆里的伦敦是被雨水冲刷的拥挤的石板屋顶、烟雾迷漫的黄色天空和生活索然无味的绝望感觉。

1897年11月的一个雨夜，他在巴勒哈姆的加勒特巷一家鞋店的橱窗上看到一张去纽约的广告。广告上印着一幅激动人心的图画，一条飘扬着各色三角旗的“白星”公司的轮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正驶往“新世界”。轮船每星期三从利物浦开出，一张统舱票要四英镑。那天晚上约翰回家后打开他的铁皮钱盒，发现他已积蓄了25先令。

12月、1月、2月，整整三个月，在伦敦是凛冽的冬天，街上积满了厚厚的雪，天空始终是一片铅灰色。约翰为了攒钱买一张船票忍受着饥饿。1897年的圣诞节，他孤零零地坐在屋中，喝着稀薄如水的大麦粥。直到1898年2月14日圣瓦伦丁节，他终于攒足了最后三个便士，第二天他到“白星”轮船公司售票处买了船票。

皇家邮船洋溢着欢乐气氛行驶在宁静的海面上的图画，原来只是艺术夸张。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约翰龟宿在一条潮湿的毯子下面，听着周围患病的孩子悲惨的啼哭声、老年人的咳嗽声以及轮船发动机发出的无休止的隆隆响声，这些发动机无情地把他们驶向未卜的命运。他感到疲惫、孤独，他在祈祷中度过了一夜又一夜。